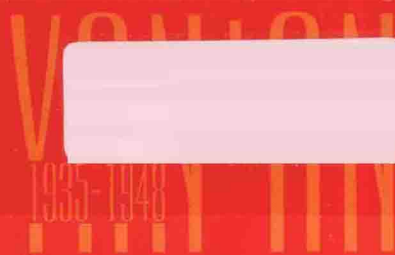


延安延安

中央电视台
陕西广播电视台

《延安延安》摄制组◎著



138位口述者回忆的浓缩，150万字采访稿提炼的精华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李铁映亲笔作序

| 央视热播同名电视片《延安延安》图书扩容版 |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朴实而自然的生动解读 |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延安延安

中央电视台
陕西广播电视台

《延安延安》摄制组◎著 撰稿：于一

一段岁月的感情记忆，生命境界
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地，理想之国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延安延安 / 中央电视台, 陕西广播电视台《延安延安》摄制组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62-0042-1

I. ①延… II. ①中… ②陕… III. ①电视纪录片—专题片—解说词—中国—当代
②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1935~1948 IV. ① I235.2 ② 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3762 号

图书出品人 / 肖启明

出版统筹 / 赵卜慧

责任编辑 / 刘向鸿 刘春雨 胡百涛

书名 / 延安延安

作者 / 中央电视台、陕西广播电视台《延安延安》摄制组 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 /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中心) 63055259 (总编室)

传真 / 010-63292534

Http: //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张 / 16.5

字数 / 206 千字

版本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 北京京海印刷厂

书号 / ISBN 978-7-5162-0042-1

定价 / 39.8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延安延安》编辑出版委员会

总 顾 问：胡占凡 景俊海

顾 问：罗 明 李 挺 王广群 龚晓燕 顾令阳

主 任：金 越 王渭林

编 委：安 平 王晓斌 张广义 白光亮 胡纪美

卢 洁 岳思平 李 蓉 刘效礼 孙 杰

闫 东 阎晶明 邢军纪 张建勇 焦海民

秦 沈 袁塞沙 王海生 陈 骛 张 岱

主 编：闫 东 孙 杰

撰 稿：于 一

编 辑：赵 韬 南金娟 张 维 纪永英 金小凯

编 务：郭敬宜 段雅安 王建彤 刘仕平 王小华

弘扬延安精神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李铁映

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要兴旺发达，就要有一种精神力量，就要有自己的理论。一个没有自己理论的政党、国家和民族，是站不住、挺不直、走不远的。没有自己的理论，就会成为别人的俘虏。有了自己的理论和精神，也就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延安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形成的属于自己的精神、自己的理论力量。

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要靠当代中国人自己探索。别国的理论和经验可以学习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一切教条主义都不是科学，都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抓中国的“老鼠”，要靠“中国猫”。“洋猫”是宠物，连“老鼠洞”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抓？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实现延安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呢？我认为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在改革开放中弘扬延安精神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新的时代精神。改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是革除积弊、促进发展的精神。开放是吸收人类文明，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平等合作的精神。不改革，社会就没有活力，社会主义就不能发展。僵化就是死路一条。不开放，就不能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夜

郎自大，闭关锁国，也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合作共赢，正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与延安精神是有机统一的。改革是延安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延安时期，我们党在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创建了一整套的制度，如“三三制”、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民主选举、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等，既是对旧中国的改造，也是对苏维埃制度的创新。

延安时期是革命的，是改革的，也是开放的。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5万多人，仅1938年5月—8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最多时一个月就有1000人。还有600多位海外华侨、200多位国际友人来到延安。这些都说明，即使在那样一个穷乡僻壤，我们党也不是封闭的。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100多年来的历史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伟大的革命者，也是伟大的改革者、伟大的探索者。

——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取得了辉煌成果。延安精神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伟大的探索精神。没有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也就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

实践探索是理论探索的基础、源泉、动力、检验标准和价值体现。理论探索就是总结和概括实践探索的经验，将它们提升为科学理论，进一步提出实践的新任务和前进方向，指导实践探索的深入发展。两种探索相辅相成，共同演奏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华彩乐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同样是伟大的结合过程，但是任务更艰巨，情况更复杂。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都是有特色的、具体的、不断探索的，只能是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所谓纯粹的、抽象的社会主义，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书本里。

发展永无止境，探索也必然是永无止境的。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探索。今天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延安时期伟大探索精神的继

承，又是对西方文明成果的借鉴，是立足当代的新探索，而且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情况也更复杂。延安时期，条件艰苦，形势危急，敌人就在眼前，凶险能够直接感受得到。而现在的环境远比延安时期复杂得多，也凶险得多。那时，敌人不可能给我们唱赞歌，而现在围追堵截我们的手法多种多样。正因如此，我们既要大胆探索，又要谨慎应对。

——着力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全靠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这是延安精神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当代中国，13亿人起步迈向工业化、现代化，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变！已经，还将继续震惊世界！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面临的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同样是艰苦卓绝的历史探索。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没有问题，要共产党人干什么？！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大块头、大变化”的历史时期。“治大国，若烹小鲜。”中国现在是一艘“大船”，要谋求“高速小波动”的发展，必须保持长期稳定，实现长期发展。

在国际关系上，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好成果。为什么要拒绝别人的好东西呢？封闭是不能发展的。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文明，如果不能学习借鉴别国的文明成果，最终也会走向衰落，走向枯竭。因此，一个民族要进步，一个国家要发展，学习借鉴是必需的。要学习借鉴，就要同世界各国建立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国际关系。只有这样，才会有持久和平。没有共同利益的和平是靠不住的。

哥本哈根会议改变了人类对世界未来发展道路的看法。世界各国都在重新审视工业文明以来的发展观，推动了发展观的重大变革。发展不应是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而应该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也不可能重复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老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谓“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为资本打开别国大门的钥匙。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

什么是最宝贵的？自己的经验是最宝贵的！总结历史经验，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更加理性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坚持实践中被证明为正确的东西，修正被实践证明为错误或是不合理的东西，以期更好地指导实践。我们党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形成了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使我们在大的方面有了准绳。不过，总结历史经验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对于党在延安 13 年的历史，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系统地加以整理、总结，力争写出一部信史，这样，才不会给所谓的“戏说”留下空间。

——不断有所创造，有所发展

一切不发展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弘扬不了的。延安时期是党和人民的创造力空前迸发的时期。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伟大创造精神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就要进一步弘扬这种创造精神，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用创新的理论和精神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

——要有忧患意识

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盛世忧患，很不容易。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上遏制、威胁、恐吓等“棒杀”我们的舆论有所减弱，但忽悠、吹捧的“捧杀”舆论特别兴盛起来。什么“G2”呀，中国再有 20 年 30 年赶上美国呀，等等。居心何在呢？我们不惧怕任何外来的恐吓和威胁，不怕“棒杀”，但要特别警惕“捧杀”！两者只差一笔。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被“捧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本文节选自作者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经作者同意，作为本书代序。

目 录

★ 代 序 弘扬延安精神 李铁映 /1

★ **开 篇 延安是天堂**

这里，没有好山好水 /002

“快乐”天堂 /008

“理想社会”基因 /015

★ **第一篇 彗星划过中国：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 /024

红星闪耀 /030

谁是真正的英雄 /035

中国的长袍马褂，农民的粗布短袄 /044

★ **第二篇 民心所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延安的小米 /058

大隐隐于民 /067

“跳出周期律” /073

只做“公仆”不做“官” /082

★ **第三篇 霖雨苍生：那个时代的人间“盛世”**

战争“慈悲” /094

“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 /099

“还是自己动手吧！” /108

“看得见摸得到”的利益 /117

财旺人旺 /121

延安的课桌 /125

★ **第四篇 润物无声：平等、自由与尊严**

- 物欲的尴尬 /134
自由在何处 /140
外来的女子与米脂的婆姨 /146
一声“同志” /154
塬上的孩子们 /161
天道酬勤：劳动“变形记” /168
民富的自由 /173

★ **第五篇 万山“红”遍：中国的延安，世界的延安**

- 红色无疆 /180
窑洞里的中国 /188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9

★ 解说词 /203

★ 参考文献 /229

★ 片尾字幕 /232

★ 后记 闫东 /241

★ 用影像记录延安精神 赵卜慧 /245

| 开 篇 |

延安是天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我赶快脱下皮靴
因为我发现
所有走进天国的男男女女
都是赤脚
啊，延安
好一个赤脚天堂

——蔡若虹 画家

在一个不性感、不繁华，看起来灰头土脸的小城市，物质贫乏，但人们乐观，精神富足，精力旺盛。这个特殊的城市到底植入了什么样的“理想社会模式”的基因，使得人们在短时间内与其产生共鸣，称之为天堂？

延安厉兵秣马 13 年，探索创新 13 年：延安表达了人们对“理想国”的呼唤，掺杂了数代人的情感记忆、生命境界。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地，并成为能够燎原的“星星之火”。

知识分子，包括当地群众称延安是天堂：战火硝烟中相对安宁的环境；清贫但温饱的生活；融洽的军民、党群关系；开放、宽容、自由的精神活动；到处是笑声，到处是歌声，到处是温暖……

这里，没有好山好水

惯于享受都市趣味的人，到延安来一定要感到悲惨的失望。因为这里不仅没有好山好水，也竟没有一个可以散步的草坪，没有一个可以驻足的树荫。一眼望去，灰尘满目，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

——赵超构《延安一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没有好山好水，还只是一个简洁朴实的小小边城。

延安，史称肤施，汉唐以降，诸多朝代，曾在这里建县立府。20世纪之初的延安一直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城墙环绕，宝塔高耸。

延安的山，是没有青色覆盖的黄色土堆，河谷空漠。古老的延安旧城，砖土房屋被日军轰炸得支离破碎，只有几处毁坏一半的石门在大路旁边半倚半靠。人们就在黄色的坚硬山壁上掘洞而居，成百上千个窑洞参差错落地分布在山腰中。穿城而过的延河水，洪水时节汪洋汹涌。枯水期，“既不汹涌，也不轻柔”，孩子都可涉水而过。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成立，林伯渠为主席。边区北起长城沿

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区

边区下辖延安、延川、延长、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安定（今子长）、安塞、靖边、定边、保安（今志丹）、甘泉、鄜县（今富县）、淳化、旬邑，甘肃的宁县、庆阳、合水、镇原、环县等23个县，以及宁夏之花马池及神府区、关中部分地区。



延安——陕甘宁边区首府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线,南至淳化,西临固原,东濒黄河,面积12.9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若从国土面积来看,陕甘宁边区俨然古代一个诸侯国。而对于外国,陕甘宁边区相当于1.3个奥地利,1.1个德国,广阔辽远又贫瘠荒凉,这是以延安为政治中心的“理想国”的疆土。

陕甘宁边区,地处世界上最厚、最大、最丰富的黄土表层沉积区。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初到延安,就为这“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而感到不可思议:

但见那狂风暴雨将山丘冲得四分五裂,只留下光秃秃的山峰,深邃的山谷和倾斜度极大的峡谷——这片土地就像曾经被成群的鲸一般大的蜈蚣所抓裂和撕破了一样。^[1]



埃德加·斯诺

[1] [美]埃德加·斯诺著,新民译:《大河彼岸》,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窑洞里的生活，在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观察团的成员看来，原始而落后：

人们住在他们称之为“窑洞”的地方——实际上就是15英尺长的地道。人们挖开山侧的土，砌以石块。每个窑洞都是一间房，窑洞前部是一扇门和一扇窗。窗户的框架是木制的，白纸糊在窗框上以代替玻璃。地上铺的是用沙子填缝的灰砖。每扇门前都挂有一条门帘，强烈的北风刮起来时就放下来挡风。^[1]

窑洞里，最多有一张简单做成的粗糙桌子，一两把没有刷油漆的椅子；没有电灯，只有蜡烛和煤油灯；也没有水管、燃气通道、暖气通道等一切与现代化相关的设施，人们以木炭取暖；厕所更是个奢侈的幻想，它设在离窑洞很远的露天场所；很多昆虫，如蚊子、蟑螂和蜈蚣时不时会来光顾，有时还会从门缝里钻进来大老鼠。

在延安这个街道狭窄的“小镇”，骡子与马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汽车和卡车都不常见。延安有一个嘈杂且热闹的集市，最扎眼的是数量众多、始终燃着熊熊炉火的打铁铺。

在来自战时陪都重庆的《新民报》主笔赵超构看来，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单薄。绝对没有穿旗袍的女人，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的女同志，很少矫揉造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2]

即便是热情且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世代生活在延安的百姓以及厉兵秣马的战士们，他们也毫不掩饰，在延安他们的确过着苦日子。

茫茫的陕北高原，沟壑纵横，地瘠民贫。尤其1941年，国民党切断所有供应，抗日根据地又发生严重天灾，边区军民一度陷入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在寒冷的冬天里甚至没有棉被盖的地步。

[1] [美] 卡萝尔·卡特著，陈发兵译：《延安使命：1944—1947 美军观察组延安 963 天》，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

[2] 赵超构著：《延安一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 年版。



延安泽东青年干校学员刘明学在延安待了6年，竟然没有用过筷子：

生活在延安我们6年没用过筷子，因为没有可夹的东西，用什么筷子？每个人一把勺子、一个缸子。缸子天天就放在屁股后面的皮带上，这是一个多用处的东西。洗脸需要它，喝水需要它，吃饭需要它，刷牙需要它，反正这是个万宝杯。

延安电影团成员翟超的回忆里，延安的生活“特别艰苦”：

生活特别艰苦，艰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发展以后穿的军装特别是夏天的军装叫再生布。什么叫再生布呢？就是穿破这衣服收回去了，再经过加工弹一弹又织成布，然后又做成衣服发给大家，稍微一干什么活就破了。我们在抗大七分校待了两年多，在抗大七分校我们打窑洞，都住在山尖子上，打窑洞前两三夜大家就住在露天院场里面，搁一点草，然后就铺在底下，上面自己有一个被子……主要是打窑洞，到几十华里以外背粮往返。小米粥不像现在咱们的糌糊那样稠糊，那时候更难吃，比秫米还难吃，菜就是煮土豆。打了窑洞我们搬到窑洞里，窑洞很湿，有的同志得了关节炎。开始住在窑洞里面一个班有十几个人，地下没有铺的，后来每个班发两条毛毡，一米来宽，大概一米六七那么长。一个班发两条，这两条炕都铺不满，怎么办呢？就这两条都铺在上面，地下还有土，就这么过。

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只能供应一斤小米、一钱油、两钱盐，几乎顿顿盐水煮土豆、白菜汤或者南瓜汤。而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连粮食都

刘明学（1923—2012），四川省泸州市人，1938年6月在四川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初到延安，进入中央青委组建的青年干部学校艺术班学习，1941年底至新建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初到延安，刘明学和剧院多演《伪君子》等外国戏，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深受鲁艺《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影响，开始深入群众并以劳动场景为基础排演秧歌剧。

翟超，1925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无极县，八一厂纪录片部主任，原延安电影团二期学员。1943年进入延安抗大七分校学习，之后调到延安电影团学习摄影，参加了纪录片《毛主席从延安回到重庆》的拍摄。

没有，就吃黑豆、土豆和莴苣叶。至今，鲁艺实验剧团团员于蓝还不喜欢吃土豆，“因为吃够了”。莴苣的叶子不但苦还老，以至于莎莱她们只能撕着吃。

饥饿的时候，人们的想象力都被放大了，什么东西都是可以作为食物的。鲁艺美术系学员华君武和他的战友们，连用来糊窗户纸的糨糊都吃过，“打的一碗糨糊（用面粉做的），用了一半，还有一半就把它吃掉了”。^[1]

延安电影团成员姜云川 50 天没吃到一点咸盐，开始“乱投医”：

我那时候也傻，就跑到人家老百姓那墙底下。墙上不是有那个砖缝吗，里面泛出一些白末儿，就拿舌头舔那个，把舌头烧起个大泡。^[2]

于蓝，1921 年出生，辽宁岫岩人，原名于佩文。1938 年冬至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实验话剧团、东北文工团、东北电影制片厂、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主演《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影片。

莎莱，1923 年出生，河北磁县人，出生于安徽蚌埠，曾任武汉市文联主席。1938 年至延安，次年入鲁艺音乐系第三期学习，师承冼星海等教师。鲁艺首演《黄河大合唱》时，担任《黄河怨》独唱，毕业后留院工作。写有歌曲《纺棉花》、歌舞诗乐《九歌·屈原》。

华君武（1915—2010），中国著名漫画家，鲁艺美术系学员，祖籍江苏无锡荡口，出生于杭州。1938 年到达延安。1939 年 10 月，华君武成为鲁艺美术系漫画研究会负责人。在延安，华君武深入工农兵当中，学习他们的语言，使其漫画作品的题材和风格发生变化，锋芒直指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并画出一批佳作，诸如《肉骨头引狗》《丰收》等。

姜云川，河北雄县人，新闻纪录电影编导，延安电影团团员。1942 年 2 月到延安，任八路军总政治部警卫队 2 班班长，1945 年 10 月调入延安电影团。1949 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创作科科长、新闻纪录电影编导。1952 年任新闻电影制片厂纪录电影组编导、副总编辑。从一位不识字的路军战士，到成为知名电影编导，姜云川的改变发生在延安。曾编导《延安生活散记》《南泥湾》《纪念白求恩》等著名新闻纪录片。

[1]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4 年版。

[2]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4 年版。